

去三门,小雪已过,天高云阔,风清气明,王忠老师驱车,柏林老师同行,径自穿山越岭而去。三门我尚未去过,只知道是东海之滨的县城,三门小海鲜和三门青蟹有名。莫非有三道门?一问,果然在三门湾口有诸山矗立,形成三道航门,船舶出入其中,故名三门湾,三门县也因此得名。

途中逗留高枧乡,游多宝讲寺。王老师多年前路过,曾一见之,这次路过,也特意驻车一游。这是一座庄严古刹,始建于东晋,初名“龙翔院”。南宋时改称今名,曾属天台山国清寺下院。清代曾二度重修,后破败,仅剩破殿残垣,上世纪九十年代重修。在大雄宝殿前,夕阳沉汉,金辉尽染层林,颇有金秋之叹。

匆匆一游,不过一刻钟,拍照完毕,重新上车。车刚启动,柏林老师指着手机说:这么巧,一位师父给我刚发的朋友圈点赞。原来他数年前与宗延师父相遇,加过联系方式,刚发了一张古诗夕阳的照片,宗延师父就点赞了。拨通电话,原来宗延师父就在寺门外路边。遂下车,行往寺门外,秋风卷起,树叶萧萧而下,径旁一树乌桕,满树白籽,一地落叶。远处师父站定路边,风掀起僧衣。

邀至令喜居小坐吃茶。先吃老白茶,吃了两盏,又换红茶。茶汤红亮,滋味甘爽。主人说这茶来自漱水山。漱水山乃发脉于天台山之华顶峰,横亘于三门县境中部,为三门县最高峰,海拔八百八十二米。立此山头,可观沧海。这批红茶,乃是三四位爱茶人一起在漱水山种茶制茶所得,不过数十斤,不出出售,只为与众友品饮。吃茶之时,柏林老师与宗延师父谈天,俗世间,超然方外,所接

在我的心目中,暮秋初冬时,故乡的芦花是最美的。芦苇临水而生,没开花前,称之为芦苇。春天,从泥里长出芦芽,几场春雨后,便茁壮成长。夏天,芦苇枝繁叶茂,被称为芦苇荡。秋风萧瑟时,芦苇便开始长出穗成花,被称为芦苇花。

暮秋初冬的一天,来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崇明老宅南面的长江边,登上不久前改造完工的,被称为“百里生态秀带”的环岛景观道,放眼望去,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,白白的芦花,像一朵朵洁白的祥云,飘浮在悠悠的波涛之上。“春去芦叶青,秋来芦花白”,那白色的芦花、金色的芦叶,在碧水蓝天的交相辉映下,闪烁着不同的色彩,显得格外轻盈、动人,赏心悦目。

新歌《南京啊南京》发布时,上海诗人曹剑龙发言时说:刚才我看见身旁的词作者周黎明在听这首歌时,泪珠在眼眶里打转,他说,写歌词,要先感动自己,才能打动别人。

那天下午,南京的中山陵非常热闹。“时光喀喀/如秋思般绵长/穿过时空的隧道/找到熟悉的气息……”这首歌词的歌词在我的心上,掠过微微一颤的震动。上海人写南京城的歌,能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和喜欢吗?当然,一首好歌是不分地域的。看着现场

之语,亦多可喜。

因赶路,茶不过数盏,便起身告辞。天色渐晚,暮色沉沉,抵三门县城。晚饭颇丰,有梅童、鲳鱼、水潺、鲑鱼诸鲜。三门友人道,三门是一座香甜之城,素有“三门湾、金银滩”美誉,因三门湾海水盐度适中,微生物富集,特别适宜养殖海鲜。此地盛产鱼、虾、贝、藻、蟹五大类二百多种小海鲜,味道鲜甜可口,其中最具特色者,乃青蟹、跳跳鱼、望潮。而我更想在秋高之日,上三门最高峰漱水山,观沧海,望穿秋水。

晚上在三门图书馆,做一场分场讲座,题曰“大地之上,不如吃茶看花”。虽以茶开场,讲的乃是生活的滋味。我们这个年头,人人脚步匆忙,吃茶到底意味着什么?一定不是为了充饥,也不是为了解渴,那么吃茶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?让我想起从前的人。放在一千年前,若有一个唐朝的诗人,从杭州到三门,来看一位老朋友,恐怕是一定要走上半个月或一个月。他从钱塘江出发,在西陵古渡往东,一路过浙东古运河,经过稽山镜水,远远望见兰亭修禊的盛况,向南过曹娥江,溯源而上,再进入剡溪,月光送我至剡溪,走到新昌的沃洲、天姥,远远望见天台山的石梁飞瀑,飞流直下三千尺。船至水穷处,弃舟登岸,骑驴或者步行,裹履以往,一路淋过雨,吹过风,顶着雪,踏着霜或者月色。这一路走来,如此艰辛,如此不易,他为此写下一大袋子的诗稿。他的这一路,花掉了人生里漫长又珍贵的若干时间。目的地那么重要吗?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了,真正重要的是他一路的行走。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之中,一个诗人,完成了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寻找与发现,完成了生命的深度体

面对此情此景,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夕阳下观赏冬日芦花的情景。日暮晚霞,染红天际,落日那迷人的玫瑰红穿过云缝,洒在羽毛般洁白的芦花上,染成一片金黄,从远处望去,好像芦塘铺上了暖暖的绒毯,把寒冷驱散得无影无踪,绽放的芦花显得那么柔和唯美,令人陶醉。

家乡崇明冬日的芦花,可谓是一幅木刻画,一首柔情的诗,那首悠扬曼妙的《芦花》歌萦绕在耳际:“芦花白,芦花美,花絮满天飞,千丝万缕意绵绵,路上彩云追,追过山,追过水,花飞为了谁……”芦苇苍苍,芦花茫茫,置身其间,让人就此抛开一切浮躁,心绪随之风中婆娑飘扬,如梦,如诗,如画……

这是周黎明第一次和作曲并演唱的南京人姚笛合作,他在很多观点上坚持己见,而“90后”的姚笛也准确地从这位“60后”写的词中找到了他想要的旋律。词作者是诗人,写诗要有意境,写歌则要有画面。所以诗人写歌词,就必须让诗的语言“下沉”进生活,这样才通俗易懂,也更有韵味。歌中反复吟唱的“谁能续我旧情,谁能解我离愁”,便充满了诗情和画意。

周黎明曾写过《上海啊上海》之歌。他计划在退休后,走一走长江沿岸的城市,一路写过去,我想这也是生命的一种姿态。

现今老人关注长寿的热情堪比小姑娘争相减肥!每天我在手机上收到的抖音、视频等各种推文中,十有七八都是一个关键词:长寿。

但见视频里,一人穿着大红喜庆唐装的老人,像在幼儿园排排坐、吃果果一样端坐着,咧着无牙的嘴,左手烫金奖状、右手一沓奖金地笑着,任镁光灯闪烁,相机咔嚓。呵,是百岁老人庆典呢!

看着看着,忽然就发现,怎么长寿的队列里绝大多数都是老奶奶?

再一查数据,人均寿命确实女性要比男性高出那么一两岁,这是基因使然?难不成基因也会“重女轻男”?带着这个疑惑,我留心起身边的和过往接触过的女性,想探个究竟。

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我的小学校长萨锡玉!她2022年无疾而终,享年100岁。

她的长寿在于一生有追求,爱音乐,奉献到老。即便到了耄耋之年,在四川北路街道合唱团也总能看到钢琴伴奏的她。我和她重拾友情于她94岁时,那年三月,街道表彰她并为之庆生的大幅照片正登在报上。她的家我去过多次,刚踏上楼梯,悠扬的歌声琴声就飘落而下,那是她在为即将去独唱的团员做最后的加工——练音、纠音。即便客人来了,她也不停歇,只点头示意请坐。她常与我通电话,最多的话题依然是她的音乐:年轻时与丈夫走过的音乐之路,中年办音乐学校,老年在社区发挥余热。我劝她多休息,她竟说,音乐使人年轻,不会累的。

是的,萨老师,你岂止年轻,你还长寿,你的人生就是一段华彩乐章!

今秋,在衡山酒店新建的开放式花园里,见到了一位精瘦的老太太,但她精神头十足,正与儿子双手相击,做着“一路码两路码”的沪语游戏。问之,才知道自己第一次见到了人瑞——她,101岁!老太太爽朗热情,主动与我们母女搭

验。行走成为了意义本身。想想我们今天的人,坐上飞机高铁,千里路云和月,朝发夕至,手指在手机上划着划着,目的地就到了。而我们的行程单排得满满的。所有的出发,都有需要完成的任务列表。一路上的风啊雨啊,霜啊月光啊,已经退至幕后,退至遥远的地方,变得不再重要。这一路还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吗?很

感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

朱全弟

老少听众那种专注投入的神情,我的心放了下来。“长江东逝/一桥飞架/谁能续我旧情/谁能解我离愁?”三段词一首歌,将紫金山、莫愁湖、栖霞山、夫子庙、玄武湖等地标元素揽入怀中,歌词也唱出了六朝古都的沧桑,从歌词中,你能听出那些美不胜收的画面。开放式的庭院围墙外,我还看到许多年轻人驻足聆听。词作者周黎明先感动了自己,又打动了听众,他做到了。

谁说女子不如男

桑胜月

产的花,她抚掌大笑:还曾盛产过“强盗”呢,你可要小心我抢了你的东西!

她耳聪目明,记忆清晰,口才流畅,我不由揣测她可能是教师,果不其然,是小学美术教师!她七十岁的儿子赶紧补充:我妈是师从潘天寿、林风眠的,曾开过画展。老太马上阻止:提这干吗,名师门下也不一定都是高徒,我就是那个差生!她的幽默自谦,现今能比之者怕不多矣。今天我在寿星的身上看到了。

问到长寿之道,她说,做些爱做的事,看画呀看花呀,公园坐坐与人聊聊天呀,拍拍打打身上,活络活络血脉呀,就是从来不吃补品。临离开,老寿星推着轮椅沿长长步道走着,儿子在边上护卫。这样的老人一辈子坚持爱好,幽默通达明理,能自理则自理,不依附别人,她不长寿谁长寿?

莫非唯有有爱乐爱画的老人才长寿?非也。放眼望去,多少普通妇女身处逆境,自强不息。她们的唯一念想是保住这个家,常常起得比鸡早,睡得比鬼神晚。给家挣钱,让孩子上学。自己吃糠咽菜甘之如饴。回看我们的奶奶外婆,莫不如此。她们的长寿是坚忍不拔的福报!

同样是丧偶或离异,男女处之也常有不同。不少男子整日烟酒不离,被不叠,碗不洗,一夜回归流浪汉。女子呢,单身不相信眼泪,为母则刚,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,家里窗明几净,自己“山清水秀”。这就是生命有追求,她们很可能是长寿的后备军!

长寿女子都有三两闺蜜,却无不良嗜好,唯一的缺点是爱唠叨,但也是负面情绪的及时宣泄。而男子,即便家里天翻地覆,不足为人道,活活闷坏了自己。

看来,生命是长跑,是耐力跑,女子步步坚实,行稳致远,谁说女子不如男呢?

少了。那些突如其来的生命体悟,那些灵光乍现的诗句,都消失了。

有的时候,真该停下来,喝一杯茶。想一想,我们的目的地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我们跟一千年前的那些诗人,又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?

晚上活动结束,夜回临海,依然是王忠老师驱车,柏林老师同行。想到下午在古寺吃茶,觉得很有意思:我因为一场活动邀请,要走这一趟小旅;王忠老师因为想到多年前偶遇古寺,恰好于半道逗留;柏林老师兴之所至,恰好拍照发了朋友圈;宗延师父恰好看见,点了一记赞,恰好又在寺门外静候;令喜居士恰好有漱水山之好茶,邀众人共品——小小一盏茶里,居然藏着这么多的因缘。



这是周黎明第一次和作曲并演唱的南京人姚笛合作,他在很多观点上坚持己见,而“90后”的姚笛也准确地从这位“60后”写的词中找到了他想要的旋律。词作者是诗人,写诗要有意境,写歌则要有画面。所以诗人写歌词,就必须让诗的语言“下沉”进生活,这样才通俗易懂,也更有韵味。歌中反复吟唱的“谁能续我旧情,谁能解我离愁”,便充满了诗情和画意。

周黎明曾写过《上海啊上海》之歌。他计划在退休后,走一走长江沿岸的城市,一路写过去,我想这也是生命的一种姿态。

话。知道是同乡人,也曾同住过上海虹口区,高兴得像个孩子,大声说:有缘啊有缘!提到家乡盛

产的花,她抚掌大笑:还曾盛产过“强盗”呢,你可要小心我抢了你的东西!

她耳聪目明,记忆清晰,口才流畅,我不由揣测她可能是教师,果不其然,是小学美术教师!她七十岁的儿子赶紧补充:我妈是师从潘天寿、林风眠的,曾开过画展。老太马上阻止:提这干吗,名师门下也不一定都是高徒,我就是那个差生!她的幽默自谦,现今能比之者怕不多矣。今天我在寿星的身上看到了。

问到长寿之道,她说,做些爱做的事,看画呀看花呀,公园坐坐与人聊聊天呀,拍拍打打身上,活络活络血脉呀,就是从来不吃补品。临离开,老寿星推着轮椅沿长长步道走着,儿子在边上护卫。这样的老人一辈子坚持爱好,幽默通达明理,能自理则自理,不依附别人,她不长寿谁长寿?

莫非唯有有爱乐爱画的老人才长寿?非也。放眼望去,多少普通妇女身处逆境,自强不息。她们的唯一念想是保住这个家,常常起得比鸡早,睡得比鬼神晚。给家挣钱,让孩子上学。自己吃糠咽菜甘之如饴。回看我们的奶奶外婆,莫不如此。她们的长寿是坚忍不拔的福报!

同样是丧偶或离异,男女处之也常有不同。不少男子整日烟酒不离,被不叠,碗不洗,一夜回归流浪汉。女子呢,单身不相信眼泪,为母则刚,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,家里窗明几净,自己“山清水秀”。这就是生命有追求,她们很可能是长寿的后备军!

长寿女子都有三两闺蜜,却无不良嗜好,唯一的缺点是爱唠叨,但也是负面情绪的及时宣泄。而男子,即便家里天翻地覆,不足为人道,活活闷坏了自己。

看来,生命是长跑,是耐力跑,女子步步坚实,行稳致远,谁说女子不如男呢?

话。知道是同乡人,也曾同住过上海虹口区,高兴得像个孩子,大声说:有缘啊有缘!提到家乡盛



人间烟火姑苏城,满池芙蓉弦琶铮。漫步姑苏小巷,亦如随时传入耳中的评弹,舒适缓慢,徐徐道来。桃花坞五亩园,隐藏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戏剧教育机构——昆剧传习所。外公郑传鉴正是从这里走向他的舞台。

记忆里的外公,风趣幽默,慈爱睿智,脸上总写着笑意。他喜欢喝小酒,但绝不多饮。一小杯温热的黄酒,徐徐慢饮,手指在桌上打着节拍,嘴里永远是温婉好听的调调。沉浸在昆曲风华的世界里,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,也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定格。

作为“传”字辈的最后传人,外公在培养下一代昆剧继承人中,表现出可贵的奉献精神。他身边总围绕着他的学生们。只要学生上门求教,他必倾囊相授。他说:“一个演员要演好戏,就要随时随地观察生活。把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提炼成舞台艺术,这种艺术才是真实、有生命力的。”那阳刚的外公,精神矍铄,神采飞扬,讲着讲着,便站起来表演一番。“昆坛灯塔”的外公,对昆剧表演作过形象的比喻:“穿破不穿错”(继承)与“长褂换羽服”(创新)。这是多么智慧与深刻的洞见。

姑苏,有留下外公身影足迹的青石

母亲曾对我说,一个人倒霉时,喝口凉水都会塞牙,但你最好独自咽下;母亲也曾告诉我,一个人遇到各种各样的快乐时,那就该说出来和大家分享。

母亲嘴里的快活,大多就是现在所说的小确幸小惊喜,而它们的相互感染,显然会带来更多的欢喜和活力。

就在不久前,有位以前的学生小朱邀请我到他乡下老家做客:“赵老师,你不要总待在城里,到乡下看看新农村,散散心也是必要的。”见我笑而不答,他继续“加码”:“再说我父母也很想再见到你,你就不想?”此话一出,我动了心:“那行,这个周六,我听你安排。”

没想到的是,那天我坐着那位学生的车到了他家,便发现新楼一侧的厨房里,居然还烧着柴灶,不禁脱口而出:“嘿,好久不闻柴火味了,我们中午就吃菜饭吧!”

那位学生笑了,他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:“不用你提醒,我们早就备着啦!”说完,又指着灶台上下:“喏,这是新大米,这些青菜芋艿,都是自家宅基地上种的,刚抬掇干净呢!”

这天中午,胃口大开的我接连吃了两碗菜饭,依然意犹未尽,又趁兴聊起了几件称心快事。

今年春日的一个早上,我出门去办事。我在小区门口扬招了一辆出租,直达目的地,随后用公交卡缴完车费,起身走进大院里最东侧的一栋大楼,来到服务大厅。谁知,等我取好号坐在长椅上,打算掏出手机时,这才发现手机没了,心里顿时一紧:“肯定掉在出租车上上了!”于是赶紧下楼奔出大院,只见那辆橘黄色的出租车还停在马路一侧,而那位司机见到我返回大院门口,兴奋地举起一只手机:“我料到这是你的,想进来找你,又怕找东找西的反倒误了时间。”

我看着他那张憨厚的笑脸,又惊又喜:“师傅,太谢谢你了,要不然我今天就成了只无头苍蝇!”司机却习以为常地说:“这个不用谢,我不过是将心比心而已。”

将心比心,应该就是小惊喜层出不穷的缘故吧。已是去年初夏的一件事了,那次,我贸然给一家心仪的刊物发去一篇稿子,之后却久无回音,心里颇为失落。可正当我快快之际,忽有一天,收到了一条短信——那篇稿子居然发表了。

是啊,面对这样的小惊喜,谁还不解风情?此事不久,我应邀去采访一位老劳模。他有个女儿,已在市区成家立业,他和老伴还住在一套三楼的两居室里。那天,我按地址找到他家,谁知进门后,很快就发现那个小小的阳台上,摆放着好几盆枝繁叶茂花朵朵朵的三角梅,顿觉眼前一亮。主人显然觉察到了,当即带我走到阳台上:“这些花盆都是硬塑料做的,装的是有机泥,盆底又托着塑料盘,加上浇水少而勤,所以尽管地方小,这些三角梅倒是活得妥妥的很是滋润,邻里上下,包括不少过路的人,见到了也常常叫好,仰头观赏呢!”

那天,我和那位劳模坐在房间里交谈,不时听到阳台上传来“叽叽喳喳”声,侧脸望去,那几盆三角梅的枝蔓间,除了有鸟儿在驻足歌唱,竟然还有斑斓的蝴蝶在翩跹飞舞,这清新的画面,简直让我醉了。我知道,这样的神情也太书呆子气了,可我又怎能不忘乎所以呢?!

板,也有他魂牵梦萦的最美古戏台。那年,范瑞娟和傅全香主演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剧末情节:祝英台在嫁到马文才途中,经过梁山伯墓时,下轿哭祭。忽然,一声霹雳,坟墓裂开,祝英台纵身跳入墓内。戏就此结束。每当演到这里,台下观众总感到意犹未尽。外公想起幼

年在苏州,春天里,孩子们喜欢在田间捉蝴蝶玩耍,捉到一只就说这是“梁山伯”,再捉到一只就说是“祝英台”。可见,民间早就有把梁祝二人比作蝴蝶的传说。他建议不妨将这个传说加以变化,让两人化作一对蝴蝶双双起舞。至此,《梁祝》有了精彩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“化蝶”。外公凭借精湛的技艺,为昆剧、越剧、沪剧、锡剧、苏剧等剧种的众多经典剧目提供技术支持,人们尊称他为“技导”。

抬望眼,一缕白云似轻纱,随风缓缓移去。恍惚间,回味里,宛然古戏台上薄薄的帷幕。凝眸间,温婉好听的调调,已然缥缈耳畔。

桃花坞,张家巷,蕉叶暮色,碎暖留痕。那些温暖的气息,正向我靠拢。

人生所有的相遇,都是久别重逢。小巷深深,深几许。云中谁寄锦书来?

七夕会

时尚

赵荣发

